



魔

刀

下

「台湾」古龙

● 沈胜衣传奇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魔刀 (下)

「台湾」古龙



太白文艺出版社

狂人

下集

——孙天成闷哼了一声，身形再起，人剑又扑向楚烈，张千户盘突然横来，“叮”的一声将那一剑封开。

“好！”孙天成剑一吞：“一起上，让孙某领教一下江南四友的围击手段。”

“杀你，楚某人一个已足够。”楚烈挥手。“你们都让开！”

张千户笑笑：“我们的事虽然已水落石出，小沈的事可还没有。”

楚烈一怔，喝道：“是了，姓孙的，你怎会变成艾飞雨模样。”

孙天成没有作声，张千户接道：“你那个主人不惜以你为鱼饵，引得我们上钩，你也用不着替他隐瞒，再说，有我们四个人，难道还不足以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我说出来，你们就非独不杀我，而且还保护我？”

“不错……”张千户应答很肯定。

楚烈立即嚷起来：“事分轻重，何况我们纵然杀了他，死去了也不能复生。”

楚烈方待说什么，柳清风已道：“这些话倒也不无道理。”

张千户目光一扫，再落在孙天成面上，还未接上话，孙天成已大笑起来。“你们虽然这样大方，可惜我还是要拼命。”

楚烈立即大叫：“要拼命的过来。”

张千户却道：“孙朋友，考虑清楚的了？”

孙天成反问：“你以为凭你们真的可以保护我？”

张千户悠道：“江南四友的力量也许还不够，但若有震聿，还可以请一些老朋友来帮忙。”

“可惜——”孙天成忽然一声叹息。

张千户道：“我们一言九鼎……。”

“我只是可惜，你们就是保得住我人性命也没有用，保不住我的儿子。”

张千户耸然动容，孙天成把剑一挥，“何况主人有一柄魔刀在手，你们请来的朋友，谁敢说不是要杀我的？”

张千户目光灼灼：“你是说，你所以能够变成艾飞雨，就是因为那个主人有着一柄魔刀？”

“事实是一柄魔刀！”孙天成眼瞳中露出恐惧之色，突然一声怪叫，一剑疾刺张千户。

张千户铁算盘“叮”一封，孙天成第二第三剑又刺来，一剑急于一剑。

张千户连挡十八剑，突然道：“拿下他，要活的！”

秦独鹤冷冷接道：“要死的固然可以，要活的也不困难。”

语声未已，秦独鹤梨木杖已然攻出了七杖，柳清风一剑亦平胸刺至。

这一剑轻描淡写，仿佛一丝也不要带人间烟火，刺到一半，一剑竟然变成八剑，分刺孙天成背后八处穴道！

楚烈同时欺上，双掌迎面劈向孙天成，这一劈，以他的功力绝对可以将孙天成的身形迫住，而柳清风的剑也就不会落空的了。

孙天成却就那刹那往上拔了起来！

杖、剑、掌一齐落空，秦独鹤的变式最快，凌空一杖已然搭上了孙天成的腰，再一挑，孙天成不由翻了一个筋头。”

孙天成闷哼一声，左掌一拍梨木杖，人剑凌空飞射向楚烈。

楚烈大喝一声：“来得好！”又掌奋力劈出！

也就在那刹，他突然感觉腰间一麻，一股真气涌出一半竟再也提不起来。

孙天成同时暴喝一声，那支剑的半尺剑尖突然脱离了剑峰，射向楚烈的咽喉。

楚烈的掌风亦同时击至，孙天成身形一凝，斜刺竟被迫落下。

楚烈的真气若是能够运足，非独是以震开孙天成的人，连那半尺剑尖，也绝对可以震下来。

即使震不下，也应该可以闪开，可是那刹那，他的真气却中断，身形反应变得一钝。

他自知已遭暗算，一声惊呼才出口，那半尺断剑已然射进他的咽喉。

惊呼声立即断，楚烈的气亦绝，一个身子仍兀立不倒。

这刹那的变化，实在大出意料之外，张千户三人都似乎不由自主地一呆。

他们并没有发觉楚烈的真气提不上，只看见孙天成那到剑的半尺剑尖在机簧声响中射了出来！

张千户一声：“小心！”还未出口，剑尖已经射进了咽喉。

孙天成身形落地，立即发出了一下得意已极的笑声。“这支剑花了我三年时间，总算没有令我失望！”

语声甫落，张千户秦独鹤柳清负已一齐发出一声怒吼，向他扑来。

孙天成一指，三枚蓝汪汪的毒针从断剑的洞中射出，射向张千户。

张千户急怒中仍不失镇定，半身一仰，毒针贴着胸膛射空。

他的右手接着一摇，三颗算珠从算盘中射出，急射向孙天成。

柳清风的剑同时将孙天成的剑封住。

三下颗算珠最少有二十颗打在孙天成的身上，当场一阵乱幌，秦独鹤的梨木杖旋即夺隙而入，横扫在孙天成腰脊上！

孙天成闷哼一声，吐出一口鲜血，身子往前一栽，柳清风一剑接劈下。

话声未已，孙天成的人头已离开的脖子，曳着一股鲜血，飞出丈外。

柳清风这时候才知道要留活口，看到剑峰上的血，怔住在那里。

孙天成无头的尸身倒了下去。

柳清风一抖抖散了剑尖余血，脱口道：“老大——”

张千户摇一摇头。“也好，一命还一命！”

秦独鹤木杖一点地，纵身掠过去，抱住了楚烈的尸体。

柳清风一怔亦掠了过去。

张千户最后一个走过去，走得很慢，神态也很沉重。却没有再说什么。

圆洞那边的打斗声亦早已停下来，却不见沈胜衣现身。

沈胜衣并没有什么不妥，混身上下，一些伤也没有，四个白衣人，还有那十个司马仙仙却已无一幸免，全都被他封住了穴道，倒在地上。

他本待俯身去揭开旁边一个白衣蒙面的白布，手才伸到一半，突然又停下来，反而在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来。

剑没有入鞘，他左手将剑平放在膝上，右手按着剑脊，若有所思，

打斗声从圆洞传过来，以沈胜衣的经验，只从这打斗声

中，已应该知道江南四友之中必然有人出事了。

可是他始终坐以那里，什么反应也没有。

夹壁中无风，那边进口的一道珠帘扬起来，一颗颗的珠子飞舞半空，突然间化作粉碎。

珠帘的后面赫然站着一个人，一身雪白的的长衫，面部亦笼上白纱，只露出一双眼睛。

那双眼睛呈淡碧色，幽然散发着一种奇异的光芒。

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不寻常的人，所以沈胜衣早已发现了他的存在。

他虽然没有作声，而珠帘低垂，珠光闪烁，亦足以掩饰他的身躯，可是他一来，沈胜衣仍然立即发觉。

沈胜衣并不清楚来的什么人，只知道来了一个高手。

只有高手会带着那种重的杀气。

那刹那，那股杀气简直就像排山倒海也似压来，所以沈胜衣立即停止揭那个白衣人的蒙面布。

也大概因为知道 he 已发觉，那股杀气在他停手的同时消淡。

他仍然知道杀气来自何处，所以他在等。

来人的耐性绝不在他之下，他几乎忍不住的了。

珠屑无声地洒下，白衣人第一个开口，“好，沈胜衣总算是没有令我失望。”

是女人的声音，而且很动听，出谷黄莺也似。

沈胜衣一怔，他实在看不出竟是一个女人，应声道：“姑娘

又是哪一位？”

那个女人的左手从袖里伸出来。

一双晶莹如白玉的手，拈着一只青碧色的大小与一般蝴蝶相若的蝴蝶。

织手轻扬，那双碧玉蝴蝶悠然飞向沈胜衣，沈胜衣抬手接下，道：“蝴蝶？”

“玉蝶——”

“这名字不错。”

“没有你的好。”玉蝶悠一笑。“沈郎腰瘦不胜衣，你的腰看来并不瘦。”

“所以我的姓名也没有那么长，才得三个字。”

“人说你武林中第一高手，我本来很怀疑，现在已有些相信。”

沈胜衣目光一闪：“姑娘不是中原人氏？”

“你看我不像？”

“有些。”沈胜衣盯稳了玉蝶。

“因为我这双眼睛？”

沈胜衣无言颌首，玉蝶悠然抬手掀下了蒙面白纱。

白纱后是一张很漂亮的脸庞，那种漂亮却不是中原人氏所有。

她的额高阔，鼻梁高挺，眼睛却低陷，眼瞳是淡碧色，眉毛头发却有如金丝一样，随着白纱的掀起，瀑布般泻下来。

沈胜衣看得怔在那里。

玉蝶嘴角绽出一丝笑意。“那你看，我是哪儿人氏？”

“看不出。”沈胜衣还是实话。

“再看清楚。”玉蝶双手一分，那件宽大的白衫突然卸下来。

白衫后什么也没有，沈胜衣看到的是一具丰满的胴体，那种丰满也不像是中原人氏所有。

蜂腰却堪握，脐上嵌着一颗宝石，晶莹闪耀。

沈胜衣的眼睛仿佛已被耀得发花。

玉蝶双手轻揉在织腰上，忽然问：“我这条腰如何？”

“比我的瘦得多了。”沈胜衣一声叹息。

“看出来？”玉蝶再问。

“还是看不出——。”

“那是还未看清楚，”玉蝶看似便迎着沈胜衣走过来。

沈胜衣眼睛发直，左手剑从膝上滑下，玉蝶的右手即时往身后的一道珠帘上一抹，身形同时射出，一道寒光飞射向沈胜衣。

那是一支锥子也似的长剑。

有道剑快如闪电，这一剑，当真是闪电也似。

沈胜衣若是眼睛真的发直，握剑的手真的已不觉松弛了，即使不死，只怕也难免伤在这一剑这下。

可是他没有，剑光才闪现，他的眼珠子便一转，左手剑同时扬起来。

这电光石火的刹那，那支锥子也似的剑已刺到沈胜衣的

剑，正好击在剑尖上。

“铮”的一声，玉蝶身形倒翻了开去，在倒翻那刹那，又刺出了三剑。

沈胜衣没有接，双脚一蹬，连人带椅倒飞出半丈，旁边的一几一椅立时被玉蝶那三剑摧成粉碎。

玉蝶身形迅速着地，目光落在沈胜衣的脸面上。“你是个呆子？”

“若是呆子，现在还能够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玉蝶微嗔道：“那是我不够吸引。”

沈胜衣笑笑：“这本就不是脱光衣服的环境，何况你眼中还有杀气？”

“不该赤裸的地方赤裸，那是我错了。”玉蝶一声叹息，俯身看似要将衣服拉上，那刹那，手中剑突然脱手射出。

这一掷亦是闪电也似，沈胜衣的身子却几乎同时离开椅子，往上拔起来。

剑飞插在椅背上，那张椅子刹那间四分五裂，片片激射了开去。

玉蝶赤裸的娇躯同时到翻，穿过珠帘，疾窜了进去。

沈胜衣身形同时凌空转，向珠帘那边扑去，也就在这刹那，那一道珠帘突然尽断，所有珠子雨点也似飞洒，暴射向空中的沈胜衣。

沈胜衣在空中，剑“嗡”的震出一片寒芒，整个身子同时裹在剑光中，迎着剑光的珠子顿时被摧成粉碎。

他已经看见那些珠子每颗之上都穿着一枚银针，珠子并不能伤人，但加上这枚银针，便是动起内功，亦不难被刺破。

幸好沈胜衣并不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但给这一阻，身形亦不由落下。

那一道珠帘之后还有一道珠帘，“嗖嗖”的无风自动，玉蝶却已经不见踪影。

沈胜衣剑一扬，接下来一枚凌空落下的珠子，再一振，那枚珠子疾射了过去。

珠子飞进珠帘同时欺前，剑光过处，那道珠帘被绞成粉碎。

珠帘后没有人，那本来是入口，现在却已被一道墙壁堵断。

沈胜衣一皱眉，还未有所动作，后面衣袂声响，张千户等人已先后从圆洞掠了进来。

柳清风双手抱楚烈的尸体上。“楚老前辈——。”

张千户摇头，秦独鹤接道：“孙天成的剑暗藏机关，这个人偏又粗心大意。”

沈胜衣一声微喟：“孙天成就是那个艾飞雨。”

柳清风颌首：“我们之间的有些误会，但他的父亲却事实死在我我们手下。”

沈胜衣道：“晚辈在这边也听到不少了。”

柳清风目光转落在墙壁上，道：“我们还是给困起来了。”

沈胜衣微一颌首，“这里墙只怕并不是真的。”

“是么？”张千户走了上来。

“最后与我交手的那个人就是从这面墙壁消失。”沈胜衣再上前一步，一剑划去。

“刷”的一声，剑尖再入墙壁。

“果然是假的！”张千户探手，一算盘接击在墙壁上。

“蓬”的墙壁没有倒下，却被震开了一扇暗门。

那扇门不住地晃动，墙壁也没有例外，张千户只听那“蓬”的一声已经知用木板绘成，算盘再一探，击破了一个大洞。

沈胜衣再加三剑，那面墙壁立时倒下了一大片来，当先走了过去。

张千户紧跟着在后，柳清风抱着楚烈的尸体亦跟上，秦独鹤手执梨木杖过去。

在他们面前，一条甬道，数丈之外，又被墙壁截断，沈胜衣步步小心，到那面墙壁之前，一些也没有感觉异样，可是他的剑刺在那面墙壁之上，却发出金石交击的声响。

张千户道：“这面墙壁是真的，左右两面必有一面是假的了。”

那左右两面墙壁表面上看来，却没有什么分别，张千户向左，沈胜衣往右，分头以剑算盘敲击，到沈胜衣的剑在右面墙壁上刺出了一条甬道，前行不远，又是被墙壁堵住。

张千户不由叹了一口气：“真真假假，这样走下去，真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呢。”

他虽然精打细算，在这种情形下，亦顿感觉束手无策。

秦独鹤亦一声冷哼，道：“那些假墙壁既然可能随便移动，我们就是在一个地方不停的打圈子，亦不无可能。”

柳清风苦笑：“那就算我们走出这个地方，这里的人只怕都已经走得一个不剩了。”

张千户沉吟道：“要建造一个这样的地方并不是一年半载的事，相信那位魔刀的主人，不会轻易将之放弃。”

沈胜衣摇头：“那我们便得加倍地小心了。”

“不错，”张千户手中算盘一拨。“要保持这地方的秘密必须将我们除去！”

秦独鹤冷笑：“没这么容易。”

张千户仰首一望：“幸好还有灯光，否则真不知如何是好。”

灯光从头顶垂下，不太亮，与他们进来之前并无分别，可是张千户话口未完，忽然暗下去。

张千户面色一寒：“看来有人在偷听我们的说话。”

沈胜衣身形即时拔走，往灯旁一转，落下，慨然道：“灯盏的油已烧尽了。”

张千户一皱眉道：“油尽不免灯枯，只是未免巧了一些。”

一团火光随即在沈胜衣的手中亮起来，是一个火折子，在火折子亮起同时，沈胜衣剑已插在一面墙壁上，一洞而穿。

张千户立即扑前，算盘急落，将那面墙壁撞碎。

墙壁后的另一截甬道，一片漆黑，张千户苦笑：“看来所有的灯盏都已经熄灭了。”

沈胜衣一步跨进：“我们总不能呆在一个地方。”

张千户颌首，忽然问：“你身上多少个火折子？”

沈胜衣道：“三个。”

张千户转问：“你们呢？”

柳清风苦笑：“我已经不知多少年没有用这种玩意。”

秦独鹤一皱眉：“我最少有二十年不用了。”

张千户叹了一口气：“我这个生意人当然更不会准备在身上。”

沈胜衣亦叹了一口气：“老前辈精打细算，这下怎么忘记了眼前的是用不尽的火折子。”

张千户一呆，苦笑，柳清风、秦独鹤齐皆“啊”地叫了出来。

沈胜衣长剑随即一动，将那面假的木墙削下了长长的几条来，凑近火折子燃着。

张千户、秦独鹤各接下了一条，周围立时亮起来，秦独鹤道：“即使这些墙壁都烧尽了，还有我手中这条梨木杖。”

沈胜衣回顾一眼：“即使在黑暗之中，我们仍然有难走出去。”

“时间却难免多耗一些，他们若是目的在借此撤退，却已是达到。”张千户移步走前。

秦独鹤杖一横，接击在旁边一面墙壁上，“扑”的那面墙壁竟然被他一杖击穿了。

不少张千户脚一顿，转向这边走回来：“这些假墙壁却也必然耗去秒的心力，毁了其实是有些可惜。”

秦独鹤接连几杖将墙壁的破洞撞开，一面道：“他们自己也不在乎，我们又何必为他们可惜？”

“不错！”张千户大步跨过去。

一阵奇怪的丝竹声，也就是在这时候传来。

“什么声音？”

张千户却看不到有任何的洞孔。

秦独鹤回顾一眼：“这种声音听来令人很不舒服。”

张千户绝对同意，道：“我现在便已感觉到一阵恶心。”

秦独鹤身了滴溜溜一转，并没有看到什么不妥，沈胜衣站在那边，却一动也不动。

张千户看见奇怪，忍不住问：“老弟，什么不妥？”

“晚辈在听这丝竹声。”

“这之前你听过？”

“在那条小巷之前。”沈胜衣一皱眉头。“欧阳立就是听到了这种丝竹声，奋不顾身地抢攻。”

张千户诧异道：“难道他们竟是要驱使一些欧阳立那样的人来向我们攻击？”

“只怕不是。”沈胜衣剑眉皱得更深。

“老弟想到了什么？”

“长虫——”沈胜衣突然将手中那块着火的木板移向那面破烂的木墙壁。

秦独鹤突然叫道：“听，那是什么声响？”

丝竹声中，已多一种爬动的声音，越来越密，张千户面色

一变再变。“难道真的是蛇？”

那面破烂的木墙壁迅速燃起来，火光照耀下，众人看得真切，但一条蛇也没有看见，爬动的声音却越来越密，而且越来越响亮。

声音明显的是发自顶壁，沈胜衣心念一转再转，道：“我们退回去！”

张千户毫不考虑，从燃烧着的那面墙壁当中的缺口退回去。

正当此际，壁顶陡然左右分开，出现了一个宽阔的裂口，无数蛇暴雨般落下。

那些蛇大小不一，但无不色彩斑斓，火光下尤其恐怖。

这边沈胜衣、秦独鹤、柳清风一齐发出了一声惊呼，那边张千户也不例外，在他头上的顶壁亦左右分开来，落下无数蛇来。

四人手中的兵器几乎同时展开，张千户惊慌中仍不失机智，算盘将处的几条蛇砸飞，身子贴着旁边那面假墙壁窜上，左手一探，五指穿透木板，整个身子立时凌空悬在那儿。

秦独鹤的梨木杖有如旋风般开，向他身上落下的蛇全被他砸飞，柳清风左手抓住楚烈的尸体，右手拔剑，剑势展开，那些蛇在剑光中纷断，鲜血飞溅，掉在地上的蛇却旋即向他们游窜上前。

柳清风身形急拔而起，剑一探，刺入墙壁，与楚烈的尸体就悬在这柄剑之下。